

延靜

我雖然還差幾年，但我身邊的朋友中，已有多人到了或者過了八十歲。八十該怎麼過，確實值得玩味。過去說「人生七十古來稀」，現在則說「人生八十不稀奇」。根據科學分析，現代人可以活到一百二十歲或更長。但實際上難以作到，就多數人而言，活到八十歲已算高齡，值得很好回顧總結一下。

八十怎麼過



如是我見

我說的這位老師姓白名銳，我們稱他為「白先生」，上世紀五十年代對老師普遍稱呼「先生」。當年我們在北京大學東語系學朝語，升入二年級學分析課，他就是我們的分析課老師。他也是北京大學東語系畢業的，成績出來，留校任教。當時他已開始朝鮮語研究，寫出了多篇論文，頗有見地，很快升任教研室主任。他給我們講課，深入淺出，循循善誘，受到同學們的歡迎，也為我們日後外語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如果說，畢業後我們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取得一些成績的話，那麼毫無疑問都是與白老師當年的教授、教誨分不開的。

離開北京大學，我們與白老師分手幾十年。後來他轉到文化部工作，並先後出任中國駐墨西哥大使館和中國駐朝鮮大使館文化參贊，我們有幸在駐朝鮮大使館和他共事多年，才知道原來他不僅精於朝語，而且在書法、攝影、詩歌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這也成為他圓滿完成使命的有利條件。退休多年，白先生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他酷愛的藝術創作之中，這次八十誕辰出版的《白銳攝影書法集》，充分展示了他出色的創作成果和深厚的文化底蘊。

《現代詩叢》

許定銘



醉書亭

紀玄（一九一三——）主持的「現代詩社」除了出版季刊《現代詩》，還出版過《夜》和《暨琴與長笛》等詩集。《夜》的詩集都在此出版，像方思的《夜》和《暨琴與長笛》、鄭愁予的《夢土上》、楊喚的《風景》和紀玄自己的《在飛揚的時代》、《摘星的少年》、《無人島》等。還有些活躍於一九五〇年代，後來淡出詩壇的詩人底詩集，像彭捷的《水鄉》、李莎的《琴》、黃荷生的《觸覺生活》、《銀喜子的《風笛》、陳錦標的《玫瑰的神話》等，都是《現代詩叢》之一，可惜這些詩集出版都超過五十年，坊間難得一見，僅留下供大家搜尋的線索。我手邊有幸存有方思的《夜》（台北現代詩社一九五五）、孫家駿的《北向吟》（台北現代詩社一九五五）和奎曼的《唐人街》（台北現代詩社一九五七），都是僅印一千冊的詩集。

方思（一九二一——）十四歲已開始寫詩，第一本詩集《時間》出版於一九五三年，《夜》中的二十五首詩是一九五〇年代初的作品。孫家駿和奎曼的生平不詳，只知道孫是軍中詩人，奎曼姓張，是葉維廉台灣大學的同學，《唐人街》出版時，居於加拿大滿地可。《北向吟》書分三輯，共三十四首，多為軍中雜寫；《唐人街》僅收詩作二十一首，過百行的長詩《唐人街》寫於滿地可，抒發詩人思鄉之情，經常盼望回到「秋海棠葉的懷抱」。



北向吟

燈下集

流播兩邦一譯文

歷史學家陳寅恪曾寫有一文，曰《韓愈與唐代文學》。令人感到詭異的是此文非以原作行世，而是以譯文的形式流播於美國和中國。

首先是英譯。一九三六年，美國的魏楷（J.R.Ware）博士將陳寅恪的這篇文章譯成英文，隨後英譯文於是在四月被刊行在美國哈佛亞細亞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一卷第一期上。接著便是中譯。作為英譯文讀者之一的程千帆，於一九四七年復將英譯文回譯成中文，並於是在年刊布。

魏楷為什麼要英譯陳文？想來原因有二。一是陳寅恪曾於一九一八年留學美國，在哈佛大學隨藍曼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厘文，陳寅恪在哈佛留下的諸多好學痕跡一定令他深為感動。二是陳寅恪在此文中顯露出的慧眼令他這位對中國古代文學頗有興趣的美國博士獲益非淺。由是在反覆研讀之後，便情不自禁地將是文譯成了英文。程千帆為什麼要將魏博士的英譯文回譯成中文？如其所述，原因卻有三種。一是「原稿在國內迄未刊布，故承學之士鮮得見者」；二是「魏楷博士於吾華文學，所知似不很深，故英譯頗有疏失，行文亦間或費解」；三是「陳寅恪世丈此篇為研究李唐文學之一重要文獻」。有此三種原因，焉能不回譯？

人或問：陳寅恪的這篇文章究竟說了些什麼，居然使此二位身居異地的中美學人不厭其煩地舞動筆墨一譯再譯？原來是陳寅恪在此文中揭示出韓退之是唐代小說的創作者之一。陳氏認為韓愈「於小說，先有深情，後有深嗜。後來《毛穎傳》，實其於早日之偏好。此蓋以『古文』為小說之一種嘗試。」而且「就文學技巧觀點論之，則《毛穎傳》實乃韓集中最佳作品」。他尤進一步指出：「貞元（七八五—八〇五）、元和（八〇六—八一〇）為『古文』之黃金時代，亦為『小說』之黃金時代，韓集中頗多類似之作」，「要之，韓愈實與唐代小說之傳播具有密切關係。今之治中國文學史者，安可不於此留意乎？」如此不同凡響的見解足以令文學界的學人振聳發聳矣。惜乎，撰《中國小說史略》的魯迅未能開採於前，編《中國文學史》的游國恩亦未能感悟於後。

程千帆在翻譯的過程中，不僅未受魏楷英譯文的拘囿，而且還對其訛誤進行了修正，並改註腳為夾註，「[所引]書葉數，亦從省略」，其目的完全是為了「皆準實文平日行文之例」。文章譯就之後，為慎重起見，他又請金克木予以校正。如此嚴謹的翻譯態度真是令人肅然起敬。程千帆曾託人諮詢負責編輯《陳寅恪文集》的蔣天樞，何以陳翁不將此文收入自己的文集？蔣說這是「陳先生本人的意見」。如今筆者揣測，陳寅恪一定讀過程千帆的譯文，而且一定讀得格外滿意，由是決定讓程的譯文「取而代也」。這也許是陳翁對小自己二十三歲的程郎的一種獎掖吧。

日前，筆者曾帶著有此譯文的《閑堂文叢》一書，在陳寅恪的誕生地長沙湘春街以及與此處鄰近的程千帆誕生地長沙清福巷流連忘返，且一次次的駐足西望，遙望着那位英譯此文的魏公子，如果他還健在，想必已是百餘老人，遺憾的是我難以讀到他的那篇英文譯作。我輕輕地撫摸著手中的《閑堂文叢》，心中不覺生發出如許念想：一篇學術論文居然連接了兩個國家的三位學人，這無疑是一千三百年前李商隱的「心有靈犀一點通」的說法的又一次驗正，也稱得上是文學界乃至史學界的一樁逸聞了。

加拿大的意外

五月二日早上，春雨霏霏，我們來到投票站。移居加拿大這麼多年，見證了三次政府定期或不定時的幾十級選舉，算是經驗豐富的選民了。票站設在一間小學的禮堂兼籃球場，中間分開擺着六張長枱，每枱兩位工作人員。投票的人不多，我們很快就履行完作為公民的職責。

客居人語

這是加國七年來第四次聯邦大選，不少人都抱著厭煩無奈的心情投票。當天晚上，第四十一屆國會終於誕生。正是幾家歡樂幾家愁，中選者喜形於色，歡呼擁抱；落榜者黯然若笑，相擁而泣。這有點像千篇一律的電視劇，沒甚看頭，但大選結果卻令人感到意外，多數民意專家大跌眼鏡。

單車優先

為了方便停車，也為了取車容易，人們動足了腦筋。盧森堡人用不鏽鋼桿焊成齊腰高的類似車站出入口的那玩意，專門停放自行車。蘇尼黑人更聰明一些，他們在車前屋後挖個長方形水泥槽，車前輪放進去約三分之一，立而不倒，易停易取。台灣人更實際，在地上劃個長方形的白漆方框，無論大街還是小巷，你不會亂停亂放，享受的待遇跟高檔小汽車一樣，體現了平等與規則。

域外漫筆

凡事中規中矩的德國人對自行車的鍾愛是另一種態度。像法國騎行，滿街跑的出租車都是奔馳，但人們還是愛騎自行車。只要有路，無論是否平坦，還是泥濘，還是沙石，只要有人騎，就有人騎。在杜塞道夫多夫城郊吃飯，看到萊茵河畔到處是曬太陽休閒的，人們攜家帶口，交通工具有是自行車，整齊地停放在身邊。

雁軍

一天一個賽段，任何人都可以全程參與，也可以中途賽一段，圖的是個開心和熱鬧。到達賽區的終點，如果輪到哪個城市，那麼恭喜你中獎了，屆時全城萬人空巷。大家湧到終點看，不是誰誰誰拿了第一，而是全民參與的那種氣氛。

荷蘭是自行車王國

荷蘭是自行車王國，地球人都知道。首都阿姆斯特丹街頭滿目是自行車一族，孩子上學全部是自行車。阿姆斯特丹街頭滿目是自行車一族，孩子上學全部是自行車。阿姆斯特丹街頭滿目是自行車一族，孩子上學全部是自行車。

成敗胡雪巖

人與事

一八二三年，胡雪巖生於徽州績溪，幼時給人放牛為生，稍長被親戚薦到杭州于姓錢莊學徒，深得老闆賞識。年輕玲瓏的胡雪巖清醒地意識到，要想掙大錢，必須有政治靠山。

一番苦心尋覓，目光落在官場滄海——落泊潦倒的「候補浙江鹽大使」王有齡。胡挪用五百兩銀票送給王有齡託人買官，自己卻被趕出錢莊。王有齡北漂，碰上兒時好友副都統高官戶部侍郎何桂清，在其幫助下撈到浙江海運局局長的實職。王有齡知恩圖報，從公款中借了二十萬兩白銀給胡雪巖辦阜康錢莊，使其生意越做越大。

一八六一年，清軍和太平軍歷時十四年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浙江巡撫左宗棠因軍餉無著一籌莫展時，胡雪巖無償送給他二十萬石大米，一下子拉近了兩人的感情。

從此，他包攬了左宗棠手中幾乎所有的政府訂單。左宗棠轉戰南北，胡雪巖形影不離，當他的財政大臣和後勤部長。每戰結束，左宗棠都不忘向朝廷給胡雪巖請功，計達九次，戴紅頂子、穿黃馬褂，那可是時下實力派企業家頭上的光環所望塵莫及的。

太平軍消滅後，胡雪巖的銀號開進杭州，專門為左宗棠籌辦軍餉和軍火。依靠湘軍的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二十餘處，同時兼營藥材、絲茶，開辦了至今仍仍在營業的胡慶余堂中藥店。

一八七三年，左宗棠出兵西北肅州，鎮壓回民造反，結束了二十多年的內戰。此時他建議朝廷乘勝追擊收復新疆。一八七四年五月，日本出兵登陸台灣，從而引發另一個重要的防禦問題「海防」。清帝國當時內外交困，國庫空虛，連吃飯都成問題的國家財政

風雨

哪裡拿得出錢同時打兩個大型戰役呢？這樣，在國家高層政治勢力角鬥中就有了「海防」與「疆防」之爭。代表人物是李鴻章和左宗棠，兩人都位高權重，雄心勃勃，都想幹一番扭轉國家乾坤的實力派。那時打仗，有點像時下地方政府超過經濟承受能力搞形象工程。在政府財力有限的情况下，要想讓形象工程上馬創造政績，就得自己想辦法籌措部分資金。方法是現在仍被廣泛運用的——企業墊支，政府埋單。對於胡雪巖而言，顯然這是一筆利潤豐厚的大買賣，更助左宗棠撈到更大的政治大海。於是，他向左宗棠拍胸脯，你放心接洽，至於鈔票和軍火都包在我身上了。

最終，中央批准了左宗棠收復新疆的計劃，胡雪巖也毫無懸念地從新疆戰役中大大地賺了一把。按說，當可敵國的胡雪巖至此該好好享受一下人生了。然而，他賺錢的慾望卻越來越大。一八八三年，掌握中國生絲絕大多數貨源的胡雪巖決定傾個人之全部財力和外資競爭。可意想不到的，國內生絲嚴重減產，意大利生絲卻大獲豐收，胡雪巖虧了四百萬兩。年關將近，胡雪巖國絲資金嚴重短缺，各地票號、錢莊因擠兌提現紛紛倒閉。他連忙給遠在福州的左宗棠發報求救，結果石沉大海。漏漏偏逢暴風雨。清政府這時出面干預，追查查出胡雪巖虧欠公款計達二百四十多萬兩。胡雪巖被革去道員，紅頂商人的神話徹底破產。

胡雪巖所不知道的是，在他拿下左宗棠西征新疆的訂單後，就完全得罪了李鴻章和盛宣懷，促使這對官商緊緊勾結。李鴻章深知，左宗棠之所以為功勳卓著，都因為是胡雪巖的財力支持，所以明確提出「倒左先倒胡」。通過裡應外合，胡雪巖和商場對手盛宣懷利用關係，在胡國絲欲拋時，不買他的貨，使其庫



（攝影）李增元

「人皆可以為堯舜」議

人皆可以為堯舜，這是真的嗎？有一位叫曹交的人，就這樣問過孟子。這樣的問題，不僅曹交會提，陳交李交王交錢交都會提；不僅兩千多年前的人會提，兩千多年後的人也會提。

堯舜是誰？是五帝之中最享有盛譽的兩帝，是古往今來幾乎沒有任何爭議的聖人，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平民百姓都一致推崇，無論是孫中山還是毛澤東都稱頌有加。「人皆可以為堯舜」，豈非痴人說夢，天方夜譚？

孟子卻對這個問題作了肯定的回答。讀孟子與曹交的那一番對話，不難明白，他之認定「人皆可以為堯舜」，其側重點不在於你有多大的能耐，而在於你肯不肯在力所能及範圍內有所為而又有所不為。並不是讓人們都去定乾坤、平天下、創偉業，只是要人們都能懂禮、行孝悌。孟子說：「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他所說的「長者」是長輩而不是長官，堯舜便是「徐行後長者」之典範。以此類推，有好吃的食物讓長者先吃；有好用的車馬讓長者先用；災難當頭先讓長者脫險；福祉降臨先讓長者享受，如此等等，大概誰都有能力做得到的，只看看你想不想做。

人世間有不少事，不在於能力，只在於境界。不吹，不需要你能力挽狂瀾；不拍，不需要你能氣吞山河；不貪得無厭；不污染環境；也不需要你能有多大的能耐，只要你有所不為。東莞培訓百名官太太當「廉內助」，民眾質疑作秀，主事者百思不得其解。其實，這道理很簡單，所謂「廉內助」，無非是不要縱容或幫助「官人」貪污受賄，還需要專門培訓嗎？

孟子的意思，我是學雙手贊成的，而且下意识想起我們這一代人幾乎誰都耳熟能詳的一句詩：六億神州盡舜堯。我忖度此二者是有相通之處的，可以作為佐證的是那一句同樣耳熟能詳的名言：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這種（即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這一段話，幾乎就可以當做「人皆可以為堯舜」的現代詮釋。

當然，如今回頭去看，也不難發現「人皆可以為堯舜」有相當明顯的缺陷。有些禮讓，諸如衣食住行之類，平民百姓可以實行，有些禮讓卻不是他們能夠實行得了的，例如堯之可以禪讓於舜，舜之可以禪讓於禹，平民百姓有資格去做這樣的舉動嗎？從這個角度說，「堯舜」也就不不是人皆可以為之的。現代社會也一樣，實際意義上的終身制與家長制的終結，當然不能依賴平民百姓的「禮讓」，那只會使權勢者得寸進尺，但對於某些特定的強權人物來說，卻不是沒有能力去做，而是想不想去做的問題了——只要沒有一言九鼎的權力慾，你想還權於民何難之有？你想見好就收又怎麼不行？

「人皆可以為堯舜」，說的只是可能性，不是必然性。人要有所不為，未必比人要大有作為來得容易，就像人要戰勝自我，未必比戰勝強敵更為困難。

宋志堅